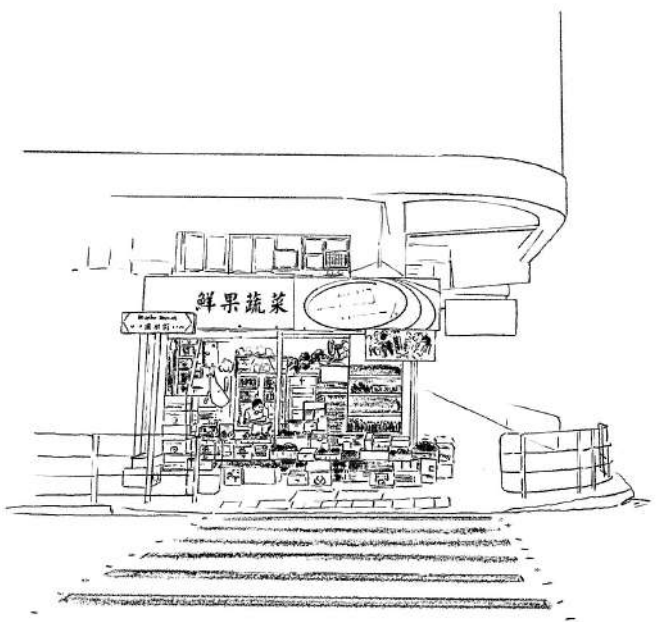
時地人

梁貝爾

他在等買水果的人？
他在等買水果的她。



讀書本意

如是我見

蘇宇翔

網上新近流傳一份「二〇二一中國大學本科畢業生質量排行榜」，看了榜單後讓人內心五味雜陳。且不論「畢業生質量」從命題上成不成立，首先榜單的排名就與大家對各大學的一貫認識大相徑庭，部分「雙一流」大學的位次與其綜合實力、社會聲譽有較大反差。看相關介紹，原來，這份排行榜是根據各大學本科畢業生薪酬、考研率和出國留學率三項數據計算而成，畢業生薪酬高、升學率高的大學自然排在前面，這也是為什麼榜單中居前的多為科技類或理工類大學。廣大文科畢業生對着這份「鑒定」，看着自己的「品質」不如理科生，心裏恐怕不是滋味。相關介紹還說，這份排行榜是來源於一本教考生填報高考志願的指南書，「畢業生質量排名可以理解為產品質量排名，哪個學校培養的畢業生質量高，就把哪個學校放在前面，考生應該更多關注畢業生質量排名」。

按照這份排行榜的算法，大學畢業生掙的錢越多、出國留學的越多，他們的「質量」就越高。以此推斷，一名靠當「網紅」掙到不少錢的畢業生比去貧困地區支教的畢業生「質量」高，一名去國外「三流」大學留學的畢業生比在中國鄉村當村官的畢業生「質量」高，一名去名企拿高薪的畢業生比去研究所搞科研的畢業生「質量」高……再以此類推，銀行家比教師「質量」高，企業家比環衛工人「質量」高，有留洋經歷的科學家比本土培養的科學家「質量」高……這種推斷並非是筆者一味「抬槓」和小題大做，而是這份排行榜秉持的價值取向演繹的結論。當這樣的排行榜堂而皇之地成為高考學子求學的「指南」，甚而成為青年學子選擇人生之路的「導師」，不得不令人憂心。

「讀書本意在元元」，在中國古代就是士子們的共同價值追求。近代以來，國家遇到存亡危機，周恩來一聲「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鏗鏘喊出了那個時代中國青少年的歷史自覺。「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孫中山先生向青年人敲的警鐘至今仍振聾發聵。進入新時代，中國現代化的大道愈加寬闊、前景愈加光明，廣大青年人迎來了千載難逢的成才發展機遇，更需要有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為引領，與時代並肩，走好人生的每一步。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青年一代的思想一旦出問題，國家的事業就將承受巨大風險，就有可能面臨後繼無人的不利情況。青年一代要通過自我教育讓思想始終走在正軌上，也需要全社會各界力量共同努力，營造積極、健康的教育成長環境。大學是很多青年學生走出家門、深入了解社會的第一步，也是接受新思想、翻開人生新篇章的重要一步。圍繞大學開展的排名或評價，對青年學生具有重要影響，應當堅持正確價值取向，積極彰顯社會責任，科學設置評選標準，辨明根本是非，拒絕庸俗媚俗，堅決抵制拜金主義和崇洋媚外，傳遞正向能量，真正詮釋好什麼是好大學、什麼是好大學生，引導和幫助青年學生選擇好求學路就業路。至於那些唯錢是舉、以「洋」為尊，把大學和大學生當作產品，完全按市場邏輯和西方理念來「貼牌定價」的所謂排行榜，當休矣。

香港的藝術節

黛西札記

李夢

今年是香港藝術節五十周年。本以為能在三月大大小小的演出現場見到不少老朋友，聽大家開心談起一起追看藝術節經典節目的往事，沒想到撞正第五波疫情，線下轉線上，分享也少了咖啡美饌，唯有各自在家中打開Zoom隔空問候了。

儘管去不到尖沙咀文化中心欣賞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的《吉賽爾》，我們仍可經由簡單網上註冊，登入藝術節網站在線觀看。最近這些年，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藝術節像很多國際知名的演藝機構一樣，在「藝術＋科技」領域投入不少心力，不論節目內容抑或呈現方式，都融入科技元素。誠如香港藝術節行政總監何嘉坤女士所言，這也是藝術節當下及至未來發展的路向。

足不出戶看藝術，固然便捷高效，最適合忙碌的城市人，但香港此波疫情爆發的這幾個月裏，我每每忍不住想念音樂廳和劇院裏的絨布座椅，想念節目小冊子的油墨香，還有演出之後在維港夜色中漫步的愜意。我終於明白，縱使科技再發達，仍無法取替現場演出之於藝術愛好者的意義。人，從來都是群居動物，有社交的需求。當我們與朋友和家人一同欣賞一場芭蕾舞或是音樂會，不僅僅是為了台上的經典劇目和精彩表演喝彩，更是為了演出前後與身邊人的分享和傾談。或許多年後，我已不記得某樂團某場音樂會的加演曲目是哪一首，卻仍記得散場後與友人正熱烈談論柴可夫斯基時，抬眼忽見的那一片新月。

原本大家都以為香港藝術節每年都從海外邀請著名歌劇院、樂團和芭蕾舞團來港，開支不菲，可某次與香港藝術節市場總監鄭尚榮女士（Katy）交談，才知道原來藝術節為香港本地節目花費的心力與投入的成本更多。過去五十年間，香港藝術節之所以在香港、亞洲乃至國際知名度日增，所憑藉的，絕不止是曾邀請過哪些世界知名藝團訪港，更是在過去數十年間對於培育本地青年藝術家的不遺餘力。不論是「賽馬會當代舞蹈平台」為青年舞者和原創舞作提供展演機會，抑或「牛棚共生創造社」項目對於本地藝術家跨界互動的鼓勵和支持，香港藝術節的五十年，是愛藝人的五十年，也是本地藝術家和社區共同成長的五十年。這才是香港藝術節之所以成為「香港」藝術節的關鍵所在。

▲香港青年藝術家在香港藝術節教育外展節目中，與在校師生分享藝術。 圖片來源：香港藝術節

褪色的王冠

英倫漫話

江恆

為慶祝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登基七十周年，近日威廉王子夫婦開啟了對加勒比地區為期一周的訪問，豈料遭遇滑鐵盧，隨着牙買加等三國打算退出英聯邦，讓此行變成一場針對英國殖民主義的聲討大會。

早在訪問之前，外界已傳出牙買加、伯利茲和巴哈馬等加勒比英聯邦國家有意不再奉英女王為國家元首，改為共和國，威廉王子此行便是前去「救火」，不過一路上處處碰壁。比如在伯利茲，他原計劃參觀一處農場，卻因農場有殖民主義歷史而令行程告吹。在牙買加，他人還沒到就引起當地抗議，示威者要求英國為過去殖民活動和王室在奴隸貿易中的角色道歉和賠償。尤其是凱特王妃隔着鐵圍欄與黑人民眾握手的照片，讓人聯想到種族隔離時代，被輿論炮轟。

正所謂形勢比人強，威廉王子在訪問結束前承認，如果牙買加等國未來改為共和國，英國王室予以尊重，他同時提起去年查爾斯王子在巴巴多斯的「自我贖罪」，指奴隸制駭人聽聞的歷史永遠地玷污了英國。而巴巴多斯正是加勒比國家，於去年十一月正式脫離英聯邦改成共和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國家。

對於激勵有着相似經歷的國家走上自由之路，巴巴多斯無疑具有指標意義。這個早在十七世紀便淪為英國殖民地的島國，因盛產甘蔗和海產，曾被譽為女王王冠上一顆璀璨的珍珠。巴巴多斯的國花黃蝴蝶花就繡在女王私人旗幟上，包括二〇一八年哈里王子與梅根大婚時，梅根頭戴的面紗上也帶有象徵巴巴多斯的黃蝴蝶花圖案。

但長期以來巴巴多斯人民對英國充滿離心力，認為今天社會種種不平等，都源於英國的殖民主義和奴隸制等罪行。英國史學家阿爾弗雷德．考爾德科特在《大英帝國殖民史》一書裏曾剖析，大英帝國為其鞏固統治，在殖民地中實施代議制，巴巴多斯是一個典型代表。雖然美其名曰殖民者不獨攬立法權和行政權，相關決策由英國委派的總督聽取其他官員的建議之後付諸實施，但政府關鍵職務卻均由英國人任命和控制，比如首席大法官、檢察長、審計長等，尤其是財政大權牢牢把握在英國手中，英國政府經常借助否決權對巴巴多斯的財務事宜加以干涉，普通民眾粒米束薪，代議制名不副實。

▲位於巴巴多斯首都橋鎮（Bridgetown）的解放雕像，象征解放奴隸制「打破枷鎖」。 資料圖片

巴巴多斯傑出黑人作家喬治．拉明的長篇自傳體小說《在我皮膚的城堡裏》，則從普通人的視角切入，控訴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加勒比海地區無處不在的殖民統治和文化霸權影響。比如殖民教育，他在書中寫道：學校裏帝國的最高代表是英國督察員，每到「帝國日」，他都會來學校對學生們的表現進行檢查，以確保他們對帝國的忠誠。殖民者的目的是灌輸帝國思想、馴服殖民地人民。在演講結尾，督察員總結道，「巴巴多斯確實是小英格蘭」。再比如思想控制，他寫道：由於村民的意識完全被帝國文化侵蝕，他們視帝國、視白人為至高無上，當村民圍着小販買東西時，突然聽到一種聲音，他們似乎能辨別這種聲音，於是趕忙給殖民者讓道，有人說道「讓這位白人紳士過去」。

這種對英國殖民者的反感，也瀰漫於巴巴多斯社會上層乃至鄉野田間。一位五十多歲的魚販曾對當地媒體坦言，「我小時候對英女王充滿好奇，但年紀愈大就愈不理解，她對我和我的國家有何意義。」當地一位老師甚至公開批評，英國王室是剝削該地區的根源，他們卻從未對過去所做傷害正式道歉或以任何形式補償。

英國王室雜誌《君王》主編利特爾認為，巴巴多斯尋求擺脫殖民，是英女王一九五二年登基不久就湧現的自然發展趨勢，該情況無可避免地持續甚至加速。其所言非虛，就像法國當代著名史學家帕特里斯．格尼費在《帝國的終結》中所描繪的，這股二戰之後開始席捲全球的去殖民化進程，幾乎是以「閃電」般速度進行的，大英帝國花費了三個世紀才建立起來，卻在不到四十年的時間就失去了曾經佔領的土地。風起雲湧的獨立運動勢不可當，大英帝國成了去殖民化的主要目標，革命洪流幾乎席捲了帝國在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隨之而來的是米字旗在各大洲黯然降落。巴巴多斯就是在這樣的去殖民化大潮中於一九六六年迎來解放，如今其徹底擺脫近四百年的英國殖民歷史，令漫長的獨立之路畫上句號。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講，巴巴多斯只是拉開了新一輪去殖民化的序幕，就像巴巴多斯歷史學家比克爾斯所說，廢除君主立憲是殖民剝削身心故事的終結，多年來世界上反對王室的共和運動一直方興未艾。以小說《狼廳》三部曲兩度獲得英國布克文學獎的英國作家希拉里．曼特爾甚至預言，英國王室已時日無多，大概只剩下兩代的時間，即是說威廉王子繼位後，王室便可能壽終正寢。

記得熱播的英劇《王冠》中有這樣的一幕：當劇中伊麗莎白二世接手王位時，邱吉爾講下「不要讓他們看出王冠也是負擔」的諫言，一語道出王冠褪色、英國已是日暮的殘酷事實。

石鼓上的「瓦貓」

人與事

魯力

我住的是徽式小院，門口兩邊各有一個圓形的大石鼓，上面經常左右各蹲着一黃、一黑的兩隻花貓。來玩的電影導演老鄧笑曰，牠們像不像雲南的瓦貓？早年在昆明的鄉居有一種民俗，就是在宅院上方的房頂上安置瓦貓，那是造型為張着大口的陶貓，為的是驅邪避難，祈求家裏平安。與房頂上的瓦貓不同，我家的兩隻花貓雖然經常趴在門口的石鼓上，但牠們不是張着大口的神怪，而是閉上眼睛，懶洋洋地在石鼓上曬着太陽的懶貓。

這兩隻貓是流浪貓，我們叫黑的那隻「阿花」，黃的叫「阿黃」。因為家裏已養了五隻狗，我們只讓貓咪待在前庭，不能入屋，以免引發「貓狗大戰」。「阿花」與「阿黃」平時可以從牆上預留的「貓洞」自由地進出前庭。家裏專門買了一個立體的貓屋，成為這兩隻流浪貓的住屋。妻溺愛小動物。每日的貓食，也從千篇一律的貓糧拌金槍魚，逐漸變成隔三岔五，買些小雜魚燉湯給牠們加餐。剛來時這兩隻貓咪瘦得弱不禁風，一個月過去，牠們已變得胖呼呼，也越來越挑食。有段時間，「阿花」的身形越來越胖，進出貓洞非常勉強，我們知道牠懷孕了。後來有幾天「阿花」不見了，估計是外出找個地方生貓崽。

不久，「阿花」帶了一隻小「阿花」回家，我們叫牠「花仔」。聽一個動物學專家說，貓咪無論生下多少隻小貓，斷奶之後都會把牠們趕走，讓牠們自尋生路。但是，貓媽媽往往會留下一隻最弱的小貓，把牠帶在身邊，養成大貓。自從「花仔」來了之後，每次吃飯時「阿花」都會讓「花仔」先吃，等「花仔」吃飽喝足之後，才上來狼吞虎嚥地吃剩下的殘羹剩飯。有時候，「花仔」玩得不想回家，實在餓得受不了的「阿花」才會開始吃碗裏的貓食。

有幾次，吃到一半時，「花仔」回來了，這個孩子毫不客氣地把母親趕走，獨佔餐盤大吃起來。而貓媽媽只是默默地站在旁邊，用慈愛的目光看着孩子。常言道「難得天下父母心」，看來不僅人心如此，動物亦然同心。

在古時候，人們為了消災避禍，驅邪避鬼，常常會在屋頂上放置各種虎獅龍鳳等鎮宅神獸，以祈求家宅平安。瓦貓也是雲南民間常用的鎮宅神獸。它是貓的身形，卻有着虎的威嚴。瓦貓雖冠為貓名，實質上卻寓虎於貓。在民間，瓦貓寄託着古人的兩層含義：一是鎮宅驅邪，好似古代的門神，能夠驅逐一切妖魔鬼怪，保佑宅院平安清淨。另一種願望則是招財納福。瓦貓最典型的造型就是張着大大的嘴巴，露出幾顆小虎牙，肚子空空的，屁股上還有一個洞。張大的嘴巴可以吸收來自四面八方的福氣，然後將好運財富匯聚到家裏。

我家的這對「瓦貓」，除了可以鎮宅招財之外，似乎還有第三種功能。當新冠病毒久居不退，又再次襲來，人們的情緒就像種子落入初春的土壤裏，不用澆水，就會自己發芽了，長出來的是：焦慮。我家門口的兩隻「瓦貓」，雖然懶了些，但每日走到門口，看到牠們清閒幸福的樣子，不免會令人一笑，感受到輕鬆與愜意，那些不快與焦慮即刻煙消雲散。

清明時節雨紛紛，當我在細雨中漫步，路邊的綠樹伸出更多的新枝，翠綠的葉子上，掛着晶瑩的水滴。山邊的花朵開得更鮮艷了，有桔黃色的炮仗花、粉紅色的海棠花、紅彤彤的山茶花、潔白的梨花、粉色的桃花、藍色的木槿花等。在這百花叢中，一叢一叢的映山紅最為耀眼，那粉紅色、白色、白裏透紅的映山紅，綻放的花瓣上含着水珠，那是春天的氣息。雨中的空氣稍帶涼意，但卻飄逸着陣陣花香，春天真的來了。